

書

經

參

義

書經卷之二

蔡沈原註姜兆錫叅義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明四代相繼之義也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者夏后氏五十而貢貢乃夏后氏之總名也

今文古文皆有○此篇凡三段首段自敷土以下各節每小之所治夫諸山諸水者約言之次自導畝以下特卽每山每水之所以治于諸州者申言之皆以見賦貢之始又次自錫土以下通卽九州聲教之由內以訖外者推言之乃以見貢賦之

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分也隨循刊伐也奠定也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受命治水始分

土地爲九州。于是循山之勢。相其便宜。斷木通道。以治之。而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統紀也。此三者。禹治水之要。

而貢賦所自始故首叙其綱而下文乃歷言之

冀州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在宛河之西雍河之東謂河之北

禹貢

卷一



寅清樓

魏謩書當時梁
畢提作此書故自
冀州王都治耳高
言于決九川距四
海濤水不遠此故
貴治水不過此故
諸須細者今人謂
禹治水始于壺口
蓋龍門竊未致
信方河水洶湧其
勢迅激縱擊龍
門竊未致信仍據
塞且下水未育
不殺必潰決四出
蓋禹先決九川
水乃通於海又濟
水使大水有所入
水有所歸先
殺則上水漸淺九
川通而道亨
功十之八九故云濟

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
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者已事之詞載事也壺口山名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河自積石北行至東乃折而南

流壺口當南流之衝奔潰迅疾治之所以殺河勢也梁岐皆山名
梁山即呂梁山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二

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
道也梁岐相去近故曰及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修因縣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即今太原府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冀州為河患亦為

汾患汾水出于太原修之所以導汾源也經于太岳修之所以導
汾流也河入北海而導汾使東入于河也太原岳陽相去遠故曰

至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近河之平地也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
澗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淇水懷山襄陵平

地致功為難今乃底績也衡漳水名一出上黨沽縣大鼂谷名為
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為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

今東北至阜城入河

亦蒙上底績之文也

禹治水常紀于陽
石九河之患惟充
為患究是河曲
而禹兩岸皆山皆
平地故常清決
禹自決道守之
孟子云禹疏九河
濬濟漯而注之海
語最詳其書
說禹治水自下而
上又自上而下使人
直以為自上而下
誤大不謬。記大陸
既作于田賦見
聖王經畫繁輯
之意時京師坐
統清歲入不屬于
軍使野多曠
以佐經費又賦額
頗廣何忍厲民
取盈也軍懷大
陸既注沃野皆

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土。柔土曰壤。教民樹藝不可不辨。穀土因地致貢不可不辨。庶土而其法有二。白黑之屬以辨其

色壤墳之屬以辨其性而已。冀州豈皆白壤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言之也。餘放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賦者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上上錯者第一等而雜出第二等也。

中中者第五等也。凡田賦分為上中下三等。而又各分三等。以為九等。故云爾也。賦高于田四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錯義詳見梁

州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乃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與塲圖圓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蓋其賦兼土賦而言。非盡出于田。故以

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故先田而後賦也。冀獨不言貢。僅者天子封內之地。無事于貢。篚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縣。恒水出恒山之北谷。東入沁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出靈壽縣之東北。東入滹沱。

河過信安軍入易水。于是同入北海也。既從者。從其道也。大陸地名。河水所經也。其地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故名大陸。作者言水患

息而可耕治也。二水在田賦後。當為錯簡。或曰恒衛水小而地遠。治不必急。大陸地平而近河。治不容急。故書于後也。

島夷皮服。海曲曰島。北海島中夷以皮服來貢也。

班固作而洪水初
 退因樹其收
 必倍故記既作
 天下倡以冀京師
 而杜根本也連言
 衡澤恒衡者河
 帝地最善窮
 引穿渠以便灌
 溉尤于耕作為
 也。洪水漫天入河
 之道難認碣石
 有峙其右由河
 入河神也。此在右
 振此史臣曲寫史
 由河入河之形非
 謂河自碣石入
 海也朱長孺云
 帝王治夷指限
 山絕河不侵習
 知內地夷陸州

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在北平郡薊城縣西南大河之

貢賦皆以達河為至則本州可知故其三方之貢道不必書而北

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之屬必自北海大河之口南向西轉盤旋

于碣石之左以入河故轉屈之間如夾

右然也既入于河斯貢賦可達帝都矣

濟河惟兗州○濟河詳見漢水餘放此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

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

兗最下故獨先雍最高故獨後也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澤音雍沮音疽○九河一徒駭二

深七鉤盤八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既道者順其道也前此九

河失道今始疏為九而同入北海也雷夏澤名在濟陰郡城陽縣

西北水鍾曰澤雷夏之澤濟水所鍾也前此濟水橫流雷夏不能

受而溢今乃為澤也離沮二水名自河出為離自濟出為沮離沮

乃河濟之別流也會合也同一也前此二水散潰今離水東入于

河下流入于沮而合于一也九河道則河治雷夏澤則濟治離沮

會同則河濟之別流無不治也

桑十。陵。高。日。厥。用。有。三。載。厥。貢。織。女。色。植。浮。毛。齊。顧。後。達。

桑土宜桑之土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獨干堯言之者，堯地尤宜桑，故也。地

[illegible]

1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一云貞猶終也。貞居元亨利之終也。作土有三載乃同者。充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土疎。今水患雖平。而土

[illegible]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貢者獻其土物于上也。克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古者幣帛之屬盛以篚也。

可累水

浮于濟。潔達于河。舟行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濟水南入于河。泄水支分于河。皆與河通。故充之貢賦便濟者。浮于

滄海一帶為沮

北河未易溢可知

也王懷漢人使自

楚至漢河溢浸

數百里則自漢

至今滄海不盡

沒焉河即此九

河故道諸家

空濶可據矣

宛州不言山多年

地也地平土疎水

雖高而卑濕沮

洳未及主故必

作治十三載而後

則法同于他州史

記太陰在子昌干

以歲美玉即穠

明歲衰至玉午

早此歲美玉午

後以歲衰又為美

海岱惟青州岱泰山也。在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隅夷既畧隅夷東表之地在今登州畧者經畧而為之封畧也。言隅夷則舉遠見近而州之土皆治矣。

維淄其道維音惟。淄水出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濟其道者泛濫去而水循其

故道也言維淄則舉小

見大而州之水皆治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斤濱涯也。海濱之地廣漠而斤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斤西方謂之鹵斤鹵之地可煮為鹽。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音臬

洗繫音厥。煮海為鹽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也畎谷也

絲凡絲下文則縻絲也縻麻也鉛似錫松木名怪異也異石可為

器飾皆岱山之谷所出也作牧謂備外蕃也句錯簡當在隅夷既

畧之下一云萊山之夷以畜牧為生今始可牧也縻山桑也其蠶

絲韜中琴

瑟之絃

歷十二反而中。倫可定此十三載。凡同之說。出。充受河。下流。徐受淮。下流。淮受江。漢下流。青。淮近海。不當中流。之衝。但淮滿二水。積其道。其功畢。美。徐之水有。有汶有汴有。獨言淮沂者。周職方氏青州其。有淮泗其浸。沂。沂周望徐州周。三。即禹之徐。桐性便濕地。望于周而朝陽。貴是曰孤桐。庚仲初云。淝江下。七十里。今流東北。入河者。為淝江。東南流者。為東。必併淝江為三江。

乎于汶達于濟。青州有淮滿二水而淮水北入于海。淄水東入于海。皆不與河通。惟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入濟。濟水歷號公臺西南入河。故其貢賦。于汶達于濟。又達于河。以達帝都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淮沂其父蒙羽其藝。淮沂二水名。父治也。淮水出胎簪山東至淮浦入海。其泛濫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沂水出益縣艾山南至于下邳。西南入泗。泗入于淮。故沂之治與淮並言之也。徐之川莫大于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浸者可。知徐之浸莫大于沂。沂又則自沫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蒙羽二山名。藝種也。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二山淮水所經。淮水治而山之下皆可種也。先淮後沂者。先大而後小。先蒙後羽者。先高而後下。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澤名。在山陽郡鉅野縣北。水蓄復流曰豬。濟水鍾于大野。而正流有所容。復流入于泗。而餘波有所洩。則既豬矣。東原漢之東平國在徐之西北。謂之東者。在濟東也。濟水經于東原。而安行不為患。則底平矣。淮沂水之流。大野水之止。蒙羽地之高。東原地之平。明其無不治也。

其地今亦名三江
○三江之說不一
班固以一從吳縣
南東入海為南

江一從蕪湖入海

西東至陽羨東

入海為中江一從

昆陵北東入海

為北江郭璞以

為吳江浙江松

江韋昭以為松

江浙江浦陽江

庾仲初張守節

顏夷皆以為松

江東江建江味

傳即指經云

中江北江南江

其說似可信乃

蔡傳及黃東

漢金吉甫諸

家皆主松東

姜三三江蓋以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埴音寔○土黏曰埴埴猶膩也泥黏如脂之膩也漸進長而不已也包叢生而密積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雉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

篚玄纁篚音亦詩作纁音貧○徐州土雖赤而有五色之土故貢之以為建社封土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

名羽中旌旄翟陽翟山之南孤桐特生之桐材中琴瑟泗濱泗水

之旁浮磬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暨及也珠供服飾魚用賓祭玄纁赤黑

色也可為祭哀為齋端為服冠纁纁皆緋也黑經白緯曰織為禪服純白曰

編為祥服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水出胎簪山泗水出陪尾山泗東入于淮徐

州貢賦必浮淮以上于泗而泗與河不遠或由離達河或由濟達河皆
總流而上不言者省文也

禹貢

卷一

五

淮海惟揚州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也。既豬者衆水容于湖而餘波又洩諸江也。陽鳥謂雁也。雁性隨陽故名。攸居者澤豬環爲洲而禽鳥亦得其居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其故道而入于海也。震澤太湖也。一名具區澤。在吳縣西南五十里。跨三江之上。其水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下流之三江。

已順而震澤亦不震動也

篠音小簞音蕩
既敷厥草惟天
厥木惟喬厥土
惟塗泥音大竹敷布也

竹生縝密如布也。少長曰天。高疎曰喬。塗泥下地多水其土淖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下。錯等。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

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

後史記云義州
惟婁江入海但
江口既分東婁
二江復合為一江
而入海者考夫
長文吳郡傳
固鑑今松江
黃浦入海者
為東江太倉利
河入海者為
婁江二江皆松
江支流入海
道未見有
近世歸熙甫引
國語吳之與越
三江環之謂者
徒郭璞岷江
浙江松江吳
越春秋云泥
夷去越乘舟
出三江之口入五

包橘柚錫貢。三品金銀銅也。可為財幣。瑤琨玉石名。可為禮器。篠可為矢筈。簠可為樂管。及符節之屬。象齒犀兕革可為車甲。鳥羽獸毛可為旌旄。木梗梓豫章之屬。可為棟宇器械。島夷東南海島之夷也。卉服謂以葛越木綿之屬為服。絨貝謂織綿為貝文。包裘也。小曰橘。大曰柚。皆饍食之品。必待錫命而後貢者。明非常貢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沿音延。順流而下曰沿。揚州之域北至淮而水上遡于淮以遡于泗也。自泗而上有二道。一由泗而灘而沛以達河。一泗至大野而自濟以達河。不言亦省文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江水發源于梁之岷山。漢水發源于梁之嶓冢。諸侯春見于王曰朝。夏見曰宗。而二水之趨海如之。蓋江至東陵北會于漢。漢至大別南入于江。二水合于荊州。自荊以上其地平。故水勢舒。而自荊以下其地卑。故水勢迅。水雖未至海而勢已趨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九江即洞庭在長沙下。雋西北。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故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上合眾流而有所歸。下入大江而有所洩。故得正也。沱水自

湖之中則三江自
在吳地貨殖傳
吳有三江五湖
利是也所謂吳
興越三江襟吳
言三江者帶吳
越境耳未可
泥王桓云揚
州之境嶺自柳
北支趨敷淺原
水皆東流自建
嶺一支特而北
趨金衢為歙
嶺巨宣州而抵
建業其間皆
以西水皆西流
匯為彭蠡其
間皆以東之水
南則浙江北則
震澤也彭蠡
不瀦則江西江

江出潛水自漢出凡水出江漢皆有此名此謂荆
州江漢所出江漢朝宗于海故沱潛亦順其道也

雲土夢作又雲夢皆澤名雲跨江北夢跨江南又治也

厥土惟塗泥土與揚州同

厥田惟下中田第八等賦第三等者地闢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餘枯柏礪砥磬丹惟箇簠楷三邦底

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柃音春枯添去聲砥音紙磬音

簠箇音簠籥音路楷音戶匭音癸○荆州之貢與揚州亦多同荆
先言羽毛者漢孔氏謂善者為先也柃枯柏三木名柃木似樗可
為弓幹枯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粗礪為
稱磬石可為矢鏃丹硃砂可繪畫簠簠竹名楷木名皆可為矢三
邦謂州內之三邦未詳其號底致也謂致貢箇籥楷之有名者也
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可供祭祀縮酒既包而又匣之以示敬
也玄纁謂幣之色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只有二寸
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若偶得則貢之故謂之納錫也

夏書禹貢

卷二

六

東諸州之水為揚西偏患需津不宜則浙西諸州之水為揚東偏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難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天子起不東偏莫天子震澤放於澤二水以見揚之土田皆治廢田下者古人尚黍稷田難五種早潦皆有收注泥之土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下下并服焉越也其美言世祖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浮者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舍舟而陸以達。

南河也。

荆河惟豫州豫州之城西南至南

伊洛。既入于河。榮波既豬。伊洛音榮音榮。伊水出熊耳山。榮水出潁川。入洛。洛水出新安之東。至其南。

入洛而統言伊洛。既入于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統言江漢。朝宗于海也。自濟溢為榮。自洛出為波。

而合言既豬者。二水皆蓄而復流也。

藻荷澤被孟豬。荷音哥。荷澤在濟陰郡定陶縣東。其地有荷山。故名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被及也。荷澤言藻。

孟豬言被者。荷澤濟水所經。孟豬

為其下流。藻上流以及下流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壝。墳音盧。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墳土脉墳起也。立而疏者。謂之墳。其土有下與高不同。

故別

言之

雲勒會稽縣起
布。沈自江上潛
自漢之三水合為
一江以去。鹽塘玉
荆猶各存舊名
者。所以紀江漢之
源委也。潛漢與
江會清東流至
夏口。汚漢又出而
合之。江漢合流
卒入于海。而自九
江以上稱沱潛九
江以下稱江漢。至
揚州合為一江。而
猶稱中江。北江以
見沱潛二水合清
共流。歷梁荆揚
首尾三州。其可
合者不一。而
今也猶河既就
三渠又疏九河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績、錫、貢、磬、錯。絺音苧。績音贖。○枲音見青。州紵織以為布也。織見徐州。

績細綿也。磬錯謂治磬之礪石。非常貢亦待錫命而後納也。

浮于洛，達于河。豫州去帝都最近。其東境徑自洛入河。西境則浮洛以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音民。嶓音波。○岷嶓二山名。岷在蜀郡前。氏道西徼外。江水所出。嶓冢在隴西郡氏道。

縣漢水所出。既藝者二山之下皆可種藝也。岷嶓藝則江漢之土源治矣。沱潛謂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在蜀郡之郫縣。西入江。

潛。在巴郡之宕渠縣。西南入江。既道者二水皆順其道也。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蔡蒙二山名。蔡在雅州嚴道縣。蒙在蜀郡青衣縣。二山上合下開。沫水經於其間。水脉漂。

疾為患。旅平者水既平而旅祭其山也。和夷地名。今嚴道西有和州有夷道。底績者水既平而和夷亦乂也。

流注充穠者徐

其考今者不可

得而合者用之

汝邑雖云天地

中北近大河東

西長而南北狹不

可以規方千里惟

溫在今之河北下

陽在今之河東

皆歲內地不可以

河為限也即漢

山云三代以前治

為中國之中

天下觀之則南

北矣而東為

其所謂中蓋在

荆襄之間朱長

孫云今之河在

是河北春秋至

狩河陽又少陽與

溫原之田與晉

考之皆周沙

厥土青黎黎黑也土不言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按九州之賦雜出他等者四州

冀揚豫皆錯二等而梁錯三等也所以錯雜如此者意州土雖同

而人性之勤惰殊方故田功之修廢異地與或謂歲有條豐條凶

戶有時增時減則九州皆然何獨于冀揚豫梁四州言之與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璆球同○璆王磬銀白金鐵

磬石磬也織皮謂熊羆狐狸四獸之皮可製為裘其毳毛可織為罽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沔音免○西傾山名在隴西郡臨洮

縣西桓水所出其山本屬雍州而山南之地隸于梁州故梁州貢

賦自西傾因桓水而來以浮于漢所出之潛也潛與沔不相通故

又邇流至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以逾乎沔沔與渭亦

不相通故又歷漢川至褒水逾褒而暨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屆

武功而北以入渭也由渭東行至華陰絕河而渡則達帝都矣

地則同時東都
已跨河北而有之
蓋河陽當河東
要會焉西洛北門
故縣在內服以廣
外屏其後河內界
晉又而國地益狹
至秦界六國必先
亡周者六國即與
以洛陽為不道周
滅則橫據羣洛
東出伊閼而韓
魏震南通陳許
而荆楚搖扼天
下之腹心斷諸
之往約而趙代
齊以次奉矣楚
漢相距亦多乎
成畢廣武帶
陽京索向善漢
德園中其勢如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弱水既西弱水在西海之山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既西者順而道之西流也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涇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東至陽陵屬音燭灃音豐○涇渭汭三水名

入渭渭出隴西郡首陽西南東至司空入河汭出茲蒲藪之西北

東入于涇屬者涇水上屬乎汭下屬乎渭也漆沮二水名漆出耀
州同官縣東北經華原合沮沮出房州平縣北于午嶺經華原合
漆同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既從者漆沮小而渭大其從于渭若少
之從長也灃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至咸陽縣入渭攸同者灃渭
水相若同渭入河也蓋渭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

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荆岐以下皆山名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終南惇物二山並在扶風武功縣鳥鼠山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

既旅首荆岐者涇汭漆沮灃渭治功成畢荆岐已可祭告而終南
惇物鳥鼠祭告因之也

德園中其勢如

秦之勢而望劉鴻溝以西為漢則山河之險莫主其亡豈待坡下非也伊水在洛南之東洛澗在洛南之西洛澗大伊次之洛澗水山經言伊洛澗澗蓋自東南而西北以地刑次第言之耳蔡傳太不相敵非也水經注禹鑿洛水于洛陽洛水入洛澗河屬東荷被孟通泗波水自洛山山海經云其陰北流注于穀一蜀山近江源

原隰底績至于猪野廣平日原下濕曰隰地在幽州猪野即武成縣東北休屠澤底績首原隰者治功自高而

下先言山次原隰又次坡畢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三危燉煌地也舜竄三苗之時洪水猶未平及是三危既可居而三苗亦遷善而丕叙也

厥土惟黃壤黃者土之正色性最黃故田非他州可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工又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似珠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河多伏流至此而見龍門在馮翊

夏陽縣西河者冀之西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則浮于河自積石東北行至梁山南轉而至龍門然後達西河以至京師其西南

或浮于澧或浮于漆沮皆會于渭內東至司空縣入河言渭內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

織皮崑崙折支渠搜西戎即叙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折支在河關西渠搜地近朔方河水經其

昔通為此山連
接山重疊險阻
青城天鼓諸山之
所環遠皆此山也
端山漾水所出
也梁山乃江漢之源
凡江漢支流皆居
沱潛岷嶓藝則
江漢之上源治沱
潛道則江漢之
下流治矣蜀山上
合下開沫水出焉
涸崖水脈漂疾
蜀太子李冰鑿
平鑿壩涸崖山三
山在禹功最
多也柳子厚云
西河山有水焉
弱不能負芥林
云水皆東而弱水
西其性與勢
皆相反也昔氏

北三國皆西方戎落入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卽就叙功也雍州水上旣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也

○嶺岼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析城至

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嶺音牽。行音杭。○此以上各
 卽每州之所治。夫諸山諸水

者以析言之自此以下特卽每山每水之所以治于諸州者申言之而此節乃特言漢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凡水勢皆因于諸山

山勢皆原于西北。雍當河北諸山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水入海之終。禹導河北諸山水。始于雍。終于冀。而雍在河西。冀在河東。故

始則于河之西，黨雍之岍及岐，以至荆山，而渭水入河，以入海。繼則自荆山過河，而東，黨冀之壺口，雷首，以至太岳，而汾水入河，以

入海又導底柱析城以至王屋而濟水入河以入海恒山之水入滹至碣石

河口海濱之地而乃止焉經不言蘗水而止言蘗山者山旁非一水故不列言而後時即其大者再申之也凡但言蘗山者放此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此節乃特言

南境之山也西傾諸國鳥鼠太華皆雍州山熊耳外方桐柏陪尾

皆陽州山蒸西餽牙留魚鼻

云漢屬渭內涇水入渭水之內孔傳水內為溝漑水入渭水之內而漆沮之從漢水同皆從渭同渭又義俱協之為一水而入渭則涇既入渭之又金下又漆沮之從渭水之同就從熟河耶職方氏其川渭內易氏解云油非易之月油易貢言內皆水內此川名蔡氏解協為云水北解涇內云治水交流之內却自背其說者多勝方所候未指易氏之解耳。昔中

水入河以入北海也。漢熊耳外方桐柏以至陪尾使伊水入洛而入河以入北海使淮水直入東海也。西傾以下不言漢者蒙岍之文。

漢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此節乃特言漢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嶓冢梁州山荆山內方

大別皆荆州山漢水出于嶓冢至大別入江故漢嶓冢至荆山又漢內方至大別使漢水入江以入東海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節又特言漢南條江漢南境之山與地也。岷

山梁州山衡山即南岳九江即洞庭湖也敷淺原地在德安縣博陽山江水出于岷山而岷山之脉有二其北支為衡山在湘水西

南而盡于洞庭之西故自岷山漢至衡山以因其水勢而達江之流行也其南支為敷淺原在湘水東北自是南度桂嶺北經袁筠

之地以至博陽山故又自衡山過九江至敷淺原以因其山勢而要江之歸宿也。岷山以下不言漢者亦蒙漢嶓冢之文。

漢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二節特言漢西邊之二水也。凡水皆發源于山故治水多自

山始而有不自山始者蓋其源多在極邊不能窮至故即于其水所經之地漢之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在張掖縣西北流沙在

錫昇於荆山在今
二原嵯峨山嵯峨
即荆山也其山有
出雲表登其巔
澤渭黃河皆在
目前。熱門西行

漢人謂之北河其
內今日河套即
北河也唐書
河東地也唐書

外猶在荒服故
以唐通州身轉
漢之北垂遠出河

北狄入居河內
皇皇出之劉項
之際漢之可據

武帝開朔方漢
取之宋為元吳
存據者幾三百

年蓋其地肥饒

沙州西沙隨風流故名。漢弱水至于合黎之山而餘波入于流沙
蓋將以入西海也。而弱水治矣。漢水自弱水黑水始者。水之異而
其下乃及河漢之
屬者水之大也。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出汾關山在雍之西北直出梁

水性之異黑水色之異。凡水皆強而獨弱。凡水皆清而獨黑。常變
不能齊也。黑水至于三危之山以入于南海。而黑水亦治矣。

黑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
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

入于海。凡江淮河濟名為四瀆。瀆之言獨獨為一水以入海也。積

石龍門見雍州山北曰陰底柱見漢山孟津地名在河內郡河陽

縣洛汭在河南府鞏縣水內曰汭大伾黎陽縣山名洛水即信都

縣枯澤之渠逆河九河之下流海水逆潮故名也河源發平崑崙

至積石而見故自積石黑水之北行又東至梁山乃折而南三千里

而至于龍門經不悉言荒遠畧之也龍門而下紀其自北而南則極
于華山之北即為雍之西河紀其自南而東則由底柱至于孟津

東入勃悍又居
使馬乃閩中屏
蔽歷代以為邊
境之要害而豈
其為唐書之故
疆哉。張良勳
漢書都閩中即
雍州也。自蜀江
東下黃河南注
天下大勢分南北
河北江南皆利
勝之地而挾南
之輕重者又在川
陝夫江南西恃者
長江而四川恃者
江上游下臨吳楚
其勢足以奪長
江之險河北所恃
者黃河而陝西據
黃河上游下臨

又東過于洛汭極于大伾之山即為豫之南河又紀其自東而北
則由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即為充之東河也
又紀其入海之處合為一流名為
逆河乃入于北海而治河者終矣

嶧冢道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

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漾音恙澨音誓匯音會○此節特言導南條之漢漢者江

以北之大川也其水入于江以入海故不在四瀆之列後渭洛諸
水放此漢水發源于嶧冢山漾與滄浪皆漢之別名自其始發于
嶧冢為漾東流至武都始為漢又東至武當則為滄浪蓋隨地異
名也三澨亦水名發源于磨石山漢水過此直至大別山西南入
于江即今漢陽縣是也匯通也北江對下節中江而言也漢既入
江其東匯澤為彭蠡又東流為北江至通州靜海縣入海而治
者終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至

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澧音里迤音馳○此節導南條之江亦四瀆之一也沱江之別流于梁者澧水名出武陵

代其勢。流在黃河。險故川。陝若制。南北之命也。莫為蔡傳。謂即河源所出。鄭端簡非之。此莫為在

西番界。近甘肅。以河源莫為。按水經。去嵩高。水。里佳。弱侯云。莫為。後見西太守馬山。及所言。石室。玉堂。祥璣。鍾歸。尚在者也。析支渠。搜即今河套。考唐書。吐蕃。先。於。委。河。星。兆。岷。間。其。首。唐。花。居。折。西。據。此。別。折。

克縣西至長沙下。傳。縣西北入海。或曰。禮澤名也。九江。即洞庭東陵。一名巴陵。匯。謂漢所匯。彭蠡也。江水發源于岷山。東流。別為沱。又東。至于。豐。自是。過。荊州之洞庭。至。岳州之巴陵。又東。迤邐。北。會于彭蠡。乃旋而東。出為中江。以入東海。而治江者終矣。

漢。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

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沅音衍。此節。漢北條之濟。亦四瀆之一也。濟水。伏見。非一。始出于王屋

山曰。沅。既見而伏。東出。孟州。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始為濟水。則濟乃沅之既伏而見矣。自是。歷。魏公臺。西南入于河。是又

一伏。既入于河。復潛行。絕河南。溢為滎。是又一見。自後。又復東流。出于廣濟軍西。陶丘之北。又東。至于濟陰。定陶之荷澤。乃常見而

不伏。由是。汶水。自萊蕪原山之陽。西南入于濟。濟水。自東北。至壽張縣。安民亭。會于汶。遂自東北。至青州。博興縣。入東海。而治濟者

矣。終

漢。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此節。漢北條之淮。亦四瀆之一也。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

吏乃河套以西
地性渠搜在今
套內耳。楊升
云于高矣。可怪
井田之法。則
謂井收。收于黃
帝左傳云。井行
沃牧。旱暵。是也
井即助。助。牧。即
貢。貢。夏。小。正。惠
服于公田。由此。現
之。難。夏。六。助。也
井田黃帝。良。法
不。在。自。禹。而。廢
當時。任。土。作。夫
或。沃。衍。則。井。一
旱。暵。則。收。之。款
賦。出。于。田。而。九
王。田。典。賦。不。等
冀。陽。衍。沃。之。區
荆。揚。禹。塗。之。地

晉山至桐柏山而盛禹自桐柏導之由是而東與泗沂會沂水出
艾山西南而入于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于淮淮會二水而東
自淮浦以入海徐州所謂淮
沂其父是也而治淮者終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此

特導北條之渭亦河以西江以北之大川也同穴山名鳥鼠其枝

山也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同穴之西北禹自此導之而東會于

澧即澧水攸同是也又東會于涇即涇屬渭內是也又東過

漆沮之水即漆沮既從是也入河則入北海而治渭者終矣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此節特

條之洛亦河以南漢以北之大川也洛水出冢嶺山而經弘農郡

盧氏縣之熊耳山禹自是導之東北則澗水出新安灋水至偃師

而入洛又東則伊水至洛陽而入洛自後四水合而入河以入北

海而治洛者終矣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
嶓冢之原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自積石導淮自
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
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乃
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流水不言山者流水伏流其出非

他物利信于田
故田輕而賦重
主自齊土狹民
難梁地險惠多
王田之外難出
厚故田重而賦
至三代授田多
官者者罪必深
禹時沉災未遠
人功未竟可耕
地少至商周人
為地漸闢故商
七十而周百量
滅性矣故古之
制非今之百畝
用制之尺為步
步百為畝秦
至今皆二百四
步為一畝周尺
者宋尺八寸四
毫今營造尺八

一故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以外畧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
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北條之水莫大于
河故于河不言會此

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隩也陂障也會同猶離沮會同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
則不特堯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之屬也九州之山槎木通

道已可祭告則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之屬也九州
之川濬滌泉源各無壅遏則不特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之屬

也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則不特彭蠡既潴震澤底定之
屬也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歸則又不特弱水入于西海黑

水入于南海之屬也此蓋總結上文以見九州四海水
土無不平治而與下文則壤成賦相為始終之實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大修治也

穀土也交猶互也以其肥瘠高下之名物交互相正以任土事也
則品節之也三壤謂穀土之上中下三等也中邦猶言中國土賦

或及于四夷財賦則止于中國也言治水之後水火金木土穀皆
大治而土者尤財賦所自生故于庶土互釐定之以致慎其財賦

禹貢

三

六寸鐵造尺字
四寸則用百畝
為今二十二畝
有奇耳夏田
視周之半而大
度代更非田有
多寡也夏十二
寸為尺用八寸者
尺六寸以尺為
步百步為畝
則夏之五十畝
當今田二十五畝
有奇視周田更
等矣且井田制
世業世祿相傳
已久溝洫經界
為力甚難三代
革命以來一更
其不火煩擾乎
度其時不過
易尺度以為一

于穀土皆品節之以成賦于中邦也曰
廣者言其不濫曰成者言其不變也

○錫土姓

錫猶予也貢賦既定因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
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音夷○台朕皆我也距違也禹平水土定

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蓋記者承上文
而推禹之心如此因以見下文五服率從聲教四訖之所本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

○銍音質○稽音憂○王城外四百里皆五百里為甸服所謂

而王畿五百里義在供王田賦故各甸服也內百里所納禾本皆

全曰總次百里所納刈禾半藁曰銍又次百里所納去藁取穗曰

秸此三者去王城近不惟使之納總納銍納秸而又使之服役故
更言服也又次百里去穗而納穀又次百里改穀而納米二者去
王城遠則但納穀若米而不服役
矣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也

蘇東坡云五德
王天下二德來尚
天黃帝以土德曰
黃炎帝以火德曰
炎禹以治水曰天
下故後水而尚黑
殷以故兵王故後
金而尚白周人省
流火之祥故後
火而尚赤湯用
章杜蓋初克夏
因其舊也詩云
有客有客亦白
其馬是殷尚白
也帝錫禹以土
圭為水德之祥
是夏尚黑也此
五德所尚之色
見于經者也
至性云禹貢
簡而居山水由
王貢雖州木金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侯服謂

之侯者以皆侯國之服故名也內百里曰采者謂卿大夫之采地也次百里曰男邦者兼子男而言通謂小國也又次百里曰諸侯

者兼公侯伯而言通謂大國次國也不言三百里以外者其外皆諸侯省文也先都邑而後邦國先子男而後公侯伯者小以安乎

內大以禦平外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綬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綬服謂之綬

者漸遠王畿取撫綬之義故名也三百里謂內三百里二百里謂外二百里揆文教奮武衛者其服介五服之中而與四譯相接以

內三百揆度文教而以外二百里奮興武衛蓋中夏與外蕃之辨嚴矣此分綬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綬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要服謂之要者去王畿已遠其經

理之法畧于中國特以義要約羈縻之而已故名也曰夷與蔡者夷之言易蔡之言放也凡五百里皆夷人所居俗尚慢易而其中

之外二百里兼以放置罪人則不止居夷人矣左傳蔡蔡叔是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羣物產叙山脈
畫其後叙山脈
一段地脈一段五
服一段更有條
而不系。洪客
齊云禹貢叙治
水以冀竟青徐
揚荆豫梁雍
屬次敘地理
居九州中與
徐接境何乃自
徐之揚列以豫
居之乎蓋高順
五行而治之耳
冀為帝都固
在西北而地居
北方乎五行居
水之生木之東
方也故決之以
青徐木生火之
南方也故決之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去要服又各五百里為荒服謂之荒者去王畿益遠風土荒漠

其經理視要服為尤畧故名也曰蠻與流者夷但慢易之意蠻乃

獯悍之形蔡但放置之名流乃遷徙之象凡五百里皆蠻人所居

而其中之外二百里以流罪人則亦不止居蠻人矣蔡流皆處罪

人罪有重輕故地有遠近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

功漸音失被去聲○漸漬被覆暨及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

曰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

謂之教上詳言服制所施此約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

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贊而告成功于

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甘誓甘地名在扶風鄠縣有扈氏國之南郊誓猶征苗之誓

蓋明其討伐之意飭其止齊之節以一眾志也誓師于

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

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云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謂

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意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

趙孟曰虞有三苗又有有扈商有桀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

以揚率大土土中
與也故次之
生金之西方也故終
于梁雍而謂其
倫攸叙者此也
蘇主汨陳五行相
去遠矣此說子伯
之親吳道也
厚云王景文謂之
章根本在六經
外又國朝記攷
古圖曰宜用形
命莊廬山房所
歷曰宜用禹貢
宋景濂云禹
貢初命序記
宗也王守溪云
世謂六經文法
不知其古義理
第古文法皆呈

三苗徐奄之類與○此篇前明討罪之義而後致誓師之命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謂六官之卿也傳謂六卿即六卿之卿

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馬此所謂軍將皆卿蓋夏制意亦畧同也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哉書曰大戰乃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爲天下後世諸侯之戒與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重其事故嗟嘆而告之六事者之人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謂六卿也

行天之罰

剿焦上聲○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蘇汨五行而極

正朔罪益著矣言有扈氏獲罪于天如此天用以剿絕其命而今我惟敬行天罰以致其不敢違天之義也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已久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朔也子丑之建已在唐虞之前矣

夏書甘誓

卷一

古

徑出也其官者
 遠者未遠福也
 以七月一篇叙
 農桑按國內
 則叙家人之授與
 重經之細而貢
 叙山川脈絡原
 委其在目前後
 世有此又字乎
 編法記夫子在
 鄉在朝使傾
 等處之凡此西
 出一國聖人非
 久始之乎昌黎
 序以書銘此
 學書與詩也夫
 他文多從孟子
 為後世文章不
 冠孰謂以經世
 又法乎。郭楚
 云先典與平陶謀

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謂車左右謂車右也

戰之法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御者居中
詳見春秋左傳宣

十二年晉楚之戰不攻于左是不善射不攻于右是不善擊刺御
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說遇是不善御

也三者皆足以致敗故以不恭命責之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

于社予則孥戮汝
戮殺也祖社皆謂載主也禮天子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而天子親征亦必載廟主社主以

行者凡以示賞戮不敢專之義也孥子孫也若不用命不但戮及
 汝身將併汝孥而戮之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男子以

為罪隸也古者罰弗及嗣也按或說良善但上下文意未貫且不
 應一戮而二義耳蓋罰弗及嗣者法之正也啓誓師湯誓衆而云

予則孥戮汝者非法之正也戰危事也法不嚴無
 以肅衆亦異其不犯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則得矣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前言荒德之自絕而後言聖訓

之難
違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
 敗于有洛之表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

禹貢三篇文詞最古法度森然有引是有血脈有股肱有耳目有手足世史書冠冕後世依仿其體為帝紀世家列傳校葉數榮非不可現找一登太山覺卓立焉小夫。孫月注云就本色鍛鍊也。浮海中山山川原野土田草木貢賦等錯見難土不拘板又間挿以奇字稍句提讀。是光熱透橫溢。以其實也故愈觀愈有味真。

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所謂尸祿尸官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王以休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先王豈不遊豫乎憂樂同民以為法乎諸侯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德也民咸貳心猶不知悔乃遊政無度遠

至洛水之南久而忘反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賈逵說

文羿帝嘗射官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以善射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其意本以為民也而

其後借廢立以干大位則篡賊之雄而已嗚呼天理

厥第五人御

人欲之間間不容髮欲盡君臣之道者尚鑒之哉

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侯待也。怨如孟

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

怨。蓋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憂愁感厲情不自已。而述祖訓

以相戒也。五章非盡皇祖之訓。然先後互相發明。史臣以其意

序于章首。以後世序詩者每篇有小序。其原蓋出諸此。其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歌之首章。先述祖訓以

發端也。皇祖謂禹也。近猶親也。君與民以勢而言則隔。以情而言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情親則合。故謂之近。勢疎則離。故謂之下。

夏書五子之歌

卷二

五

雙堂上神品。

前年分九州平

叙後半就水臥

串叙是一方員

法前年子孟所

祖後半上林所

祖有北西自三

歲而半當高岱

嶽想以地勢高

卑法水不由故

陳卦云禹自

言者默會山川

暨程潘奏是

禹所以驅害者

在于法江河

大水其所以與

利者在于治法

漁水水月可

失故道而橫決

又阡陌廢而潛

防遺患之生

不復西北

固猶堅也。

寧安也。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不固雖富強亦速

之亡而已。凡以明可近不可下之意也。其五。至其五。作歌先後之

序。一云五子。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先後之序也。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不見是圖。予自稱一人。猶言予一人。謂君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而愚

夫愚婦。一能勝我矣。是雖偶失。猶不可。况所失者不一而足乎。民

心向背。豈待著而後知。當于事幾未形而圖之。如朽索易絕。六馬

易驚。以朽索馭六馬。危懼甚矣。奈何為人上而不敬乎。此即祖訓

重民之意。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

而申之也。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

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歌之次。章皆述祖訓為文也。色荒。惑嬖

峻。高大。彫。繪飾也。言六者有一皆足滅亡。祖訓如此。而太康獨不

念之乎。此章訓詞已明。不復更申其義。此以下歌之三章四章五

章皆自述其意。為文也。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

底滅亡。底音止。陶唐。謂堯也。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也。冀

方。帝堯之邦。畿舉中以包外也。今謂太康。大曰綱。小曰紀。

蓋半天下當唐
荆揚東山給京
師治因田功廢而
特運既因田功廢
轉運而田功益廢
既因治河而帶
運又因帶運而
河益不治夫治
承主高時是
注溢故之云夫
昔而後海海而
成今也患于隱
伏而不居人用
橫決止告河耳
控西北田功不立
則漕不可省漕
不省勢石不不
用河用河必逆
其故道以就漕
石河終不可治

底致也言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紀綱以致滅亡也按左氏引此章惟彼陶唐之下有率彼天常一語厥道二字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蓋文小有異同也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覆入聲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則猶周禮之六典八則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乃五權之最重者關通則無折闕和平則無乖爭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其典則法度有以貽後世者如此至于權量之設所以一天下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宗祀覆絕之不恤乎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曠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曷歸嘆無地之可歸也曠依念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謂仇太康也稱仇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乎予心哀結于心顏厚有忸怩愧見于色可追猶云可追平極言其不可追也

胤征

胤國名征猶討也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蓋有夏中衰羿與其徒專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發

胤征

卷二

七

其小者而後
大者可理也
揚田賦下于諸
州而世諸
食天下雖曰天
時豈非人力哉
士大夫治務農
任地輒以爲迂
又謂管商儒
者不道嗟乎
禹貢和之
三書也皆商
云乎引夏
仲三漢時
輒使能治
者古人習
花用今治
書者多矣
地水其子
都整云君
壽甘世而知

大命以致討胤侯能承王命以徂征是雖未及正后羿不道
之誅聲義仲黨惡之罪然猶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錄
其書以此也今文無古文有。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
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玩文意蓋史臣善仲
康能伸命討之詞而蘇氏乃謂義和貳于羿忠于夏羿假仲
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也果爾則是太康能制命而胤侯黨篡
專征以屠害忠良也曾是亂臣賊子之所爲而孔子亦取之
爲後世法乎其不然也明矣。此篇二段猶甘誓之意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

承王命徂征胤侯掌六師其後方有征義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

蓋史臣善其肇位之時能總攬輒綱而征伐猶能自天子出也林
氏曰羿廢太康立仲康而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接竊
神器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之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
之柄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卽位之始卽命胤侯掌六師以肅軍政
如漢文帝入自代卽卽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
之類亦此意也經于義和之罪雖止言其沉亂于酒然其實黨于
后羿同惡相濟胤后承王命徂征之以削羿黨援故終仲康之世
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政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敗耶胤

唐之風微商周
之運至矣孔子
刪書存此篇一
誌夏之德世一
表德之克家子
雅征伐而其旨
渾厚默然不語
不至過惠其言
簡當戒家之令
不費多辭以夏
道所以為之故
初月三壯用
大戰起與何人
戰則以下有有
危氏甘煩重
出故部三望
云五歌伯仲漢
魏其由則教居
不及十三國凡
後商周雅頌而
降之意淺顯者

稱后者諸侯入為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

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徵驗保

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即下文所稱是也天戒謂上天

以變異示戒克謹者恐懼修省以消其異也常憲謂先王以常道

垂法克有者奉法修職以供其事也君能謹天戒于上臣能修常

憲于下而百官之眾爰各修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

政此所以為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

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道音囚○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

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是也官以職

言師以道言故相為規工以藝言故執以諷也理無往而不存斯

言無職而不盡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惟時

諫是謂不恭猶有常刑也而況于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

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

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

卷二

夏書

卷二

七

夏書及矣五
大常一歌耶
三歌此三百篇
三歌與之洪範
無波至歸其有
桓蔡氏謂此章
豈詩之體使人
吟咏而少性生
其因孔太史公
六詩同一機伊
以三凡十經訓太
甲自聖德洋洋
而下二叶其音
此日通是訓也
公之抑而也故
曰詩可以興。按
五歌之首有重
注合五首又有
首三章以第一首
起信之正次軍

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次之言位也。假始擾亂也。天紀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也。遐遠也。言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厥後世守其職。而今失德亂。酒醉越其所治之職。離舍其所居之位。乃始亂天紀而遺棄其所司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集漢書作輯。謂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餽于房宿也。贅樂官奏謂伐鼓也。古者日餽則伐鼓用幣以救也。嗇夫小臣周禮嗇夫承命。漢史上林嗇夫是也。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凡皆供救日之百役也。馳走皆言急也。日餽之變。天子恐懼于上。以致修救。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正。如此而義和為屠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此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藉先時妄動後時廢職。皆當誅而不赦者也。以政典先王政治之典。藉先時廢職之誅矣。况考日食。君弱臣弼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唐志曰。食在仲康即位之五年。天象之戒深矣。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將行弼輔也。尙庶幾也。言我以爾等奉行天討。爾等皆同力王室之人。庶輔我以敬承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代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得天子討罪之權。亂侯之征。得諸侯敵

深摠下四首
 第二首咏第一
 首強約而意如
 二首異同行後
 作頓挫第四首
 又振起第五首
 極收上音節清
 涼極一唱三歎
 王致堂謂杜工
 部五七言律獨
 能連章十數首
 而曲折頓挫極
 十數首為事修
 常祖此。不若其
 而曰芳性不替
 芳性而曰弗順
 德不替太原而
 予自然文玄味
 何等深長一。
 孫月峰云此篇
 五氣連篇不與
 他篇同控回玩
 東都豈嚴果。

佩之義故其辭直義明如此若五伯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
 德烈于猛火。鐵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王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山之岡。不辨山之玉石而焚
 之。其害固烈矣。苟天吏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
 之烈。又有甚于猛火之不辨玉石也。今我于首惡之魁。不可不誅。
 而脅從之黨。則不必治。其舊染汙習之人。一皆赦而新之。庶誅惡
 育善。而不愧王者仁至義盡之師也。按胤征始稱義和之罪。止言
 其酒離次。俶擾天紀而已。至是以脅從舊染為言。則知其罪蓋
 不止于廢亂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弭為
 惡者也。胤侯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
 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姑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
 責其曠職之罪。而實深誅其不臣之心也。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
 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
 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此蓋與上文之寬仁並行
 而不相背者。誓師之末。而復以是警之。其使之勉力戒懼而奉行
 王者之命也。豈苟而已哉。

與字以先愛法
威為威克愛先
威後愛為愛克
威去深婉以味

書經卷之三

蔡沈原註姜兆錫參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也湯各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毫衆憚于征役故湯誓于毫都而諭以弔伐之意也今

文古文

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

之台音夷下同稱王者史臣追尊之詞也格來台我稱舉也自

亂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

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之穡事謂田事也割斷也毫邑

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衆舍我穡事而斷正有夏

也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欲

而不往正其罪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

郝懿行云請湯誓而世道又一變矣甘誓以君討臣湯誓以臣伐君顧其詳諄明已之非稱亂而惟恐民有違言者夏多罪無表暴虐之辭其獎率三軍無憤怨激烈之氣詳稱有夏之王而不名猶是信有桀寇之思焉少是而後諄聖人之舉

湯誓

卷三

寅浦樓

果他日已也湯誓
直待者不可不
察孫月峰三
道篇純因單句
無一排讀簡淡
有修以教訓勝
更無實事但以
寫去者詞神
道是者無限
好客

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也

如剗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日謂桀也湯又言汝衆皆云桀雖暴虐

其如我何此所以憚于往伐也然夏王率爲重役以絕民力率爲

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困怠不能和協故疾視其君指

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俱亡耳桀之肆爲惡德

而民欲其亡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

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言之爾尙輔予

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

則孥戮汝罔有攸赦資與也食者言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

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

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

之于會同皆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

仲虺亦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懸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

古文有今文無此篇凡二段首節叙作誥之由也作誥以

下六節爲一段叙天之眷德與民之歸德之實以釋其既往

也。德日新以下二節又為一段。陳安邦保命之實以勉其將來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台音夷。武功成故。

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口實猶言議論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于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此以下仲虺之詞。而作誥以釋其意也。又治也。塗泥炭火也。表正者。表正于此而影直于彼也。虺嘆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之聖。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德。陷民于塗炭。既失其所以為主矣。故天錫王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以成天下之大業。凡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服也。則此正以循其典常。奉順乎天而已。意豈有

他哉。蓋天者典常之所自出，而典常者聖人之所服行也。湯革夏而繼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也。式亦用也。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也。言桀矯詐誣罔，託天爲詞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爲，使有商受命而用昭明其衆庶也。此總言夏之違天與商之受命之本末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秕卑履反。○簡黨邪害正也。繁多聲，始也。戰戰恐懼貌。予謂商也。德言猶言仁聲仁聞也。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實多徒衆。肇我邦于有夏，爲桀所惡，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矣。是以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況我王之德言足人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此申言夏之違天之實，而商德之所以受命者亦在其中矣。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言其不容于桀之迹如此。史記言桀囚湯于夏臺，湯之危屢，土音惟王不遁聲色，不殖貨利，德懋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利安使氏三六經
仁自山甘白
仁治特

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聚也二

者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體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行之莫不各得其當矣懋盛也大也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惟已猶言若已有之也人之懋于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于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或遂不忍能于人不吝過于已渾然大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是以臨民之際能寬而不失于縱能仁而不失于柔易贊君德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者此也若德既著而信自乎天下矣此承上文而備言德之足以聽聞者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申明商之受命之實也

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来其蘇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國名伯得也仇餉與饋餉者為仇也初猶始也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問之曰無以供粢

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餉而葛伯反殺之湯一征自葛始是也奚何俟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以該近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重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来我其復生乎天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之如此則

戴商非一日矣。商之受命而興，豈待于鳴條之役定之哉？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益堯舜禹湯，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不自強曰弱，不克明曰昧，兼猶併也。侮如或敢侮予之侮，猶毀也。推猶言攘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諸侯之弱昧者，兼之攻之，亂亡者取之，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攘其所以亡，固保其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此歷述王之所以受命而興者如此，而因起下文勸勉之意也。舊以此節卽爲勸勉者，非夫命式九圍而伐韋顧昆吾以及桀者，皆任事也。豈勸其將來？德曰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之謂哉。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上文皆以釋之，而此以下又勉己也。志自滿者，反是德新則萬邦咸懷，志滿則九族以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九族舉親以見疎也。中者，天下之所同有，然非君建之。

孫月峯云平
叙去有婉雅

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
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
德而中道立則非特有以建中于民而垂諸後者亦綽乎有餘裕
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隆師好問則德業廣自賢自用則
德喪業銷古人之所謂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
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王仲虺言臨天下之道推而本于修德又推而本于得師蓋
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至聖亦必有師也後世
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鳴呼慎厥終惟其始殖
明也讀斯篇者可以知為帝王之大法矣

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上文既勸勉之于是嘆息言謹
慎終于始也善者封殖之不善者覆亡之天之道也能敬天道則
能保天命矣按誥之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而天之命湯者
不可辭次言湯得民之實而民之歸湯者非倖致末乃言為君艱
難之道與天人離合之機以明今之受夏初非以利己而乃有無
窮之恤也其深慰湯而以釋其慙者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恐
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也
今文無古文有○此篇亦凡二段首節叙作誥之由也

陳氏三言
性於中而命
性造教之源

王曰以下四節為一段歷叙天命天討為民立君之意也茲
朕以下四節又為一段乃自明奉行天命天討以永圖厥終
之意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
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

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耳次

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

克綏厥猷

猷

猷

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猷道也天降命于民而仁義禮智信之理渾
然在所謂衷也人稟命于天而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

生所謂性也人率性于我而仁義禮智信之理隨事各足所謂道
也夫降衷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而稟氣則不無清濁
純雜之異自非上之人能使之安于其道而何以盡乎君師之職
哉上篇天生民有欲者以情言也此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以性
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
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于天下者如此之重也可不慎
與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
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

厥罪

敷布也。荼言其苦毒。言其螫也。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不可堪忍。稱冤于天地鬼神。以異其拯己。屈原

所謂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者。此也。天道于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為淫虐。而天降災異。以明其罪。蓋如周語所云。伊洛竭而夏亡之類。而此歷叙以起下文討罪之意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

衆請命。

台音夷。戮即戮。肆故今也。承上文而言奉行天命明威。不敢赦罪之意也。立牡夏尚黑。未變其體也。神后后土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

人輯寧爾邦家。

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猶著也。殖生也。輯和也。言上天信佑下民。而夏桀竄亡。屈服天命。豈有差乎。

蓋賞罰彰明。賁若草木之燦列。而于是萬方之兆民。信其生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矣。允殖與輯寧連言者。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非二事也。

茲朕未知獲臬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隕

上言上帝寧邦之命。付託至重。茲我未知得罪于天地。驚恐憂畏。若將隕墜。蓋責愈重而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

孫月峰三與仲
陸諸同一機軸
是皆天命所君

匪彝無卽悖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造猶作也夏命已黜悉與更始也彝法即就悖慢也典常
也從匪彝則不法卽悖淫則不德惟各守其典爾有善朕弗敢蔽
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是則予一人之所望也也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閱也言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其簡閱一聽于天凡以天生民而立之君民之有罪寔君所爲君之有罪非民所致故也此乃君道之當然斯理之不可易者而成湯自明之如此則聖人厚于責已而薄于責人以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忱信也承上文承上天之義爲何如哉
幾能于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
矣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也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

文有。此篇亦凡二段首節叙作訓之由也古有夏以下三節爲一段溯先王革命救民之本而勉王推愛敬以安民也又先王肇修四節爲一段究先王修身備道之實而勉王去風愆以法祖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

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有又通見音現。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也十二月者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爲正也其不直稱正月者長編紀年之例以寅月起數故謂之十二月若當時自謂之正月也伊姓尹字也名摯祠者告祭于廟也先王厥祖烈祖皆謂湯也語其時曰先王語其世曰厥祖語其功曰烈祖下文先王肇修人紀周頒衍我烈祖是也冢之言長也亦大也冢宰百官之長周禮謂之大宰古者王宅憂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祇見厥祖以卽位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職以聽于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太甲卽位伊尹率見而明言祖德以訓之史官叙事之辭也。蔡傳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其紀月之數則皆以寅月爲首不改月數惟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各以其正朔行事而已此所以謂之元祀十有二月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于書序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謂湯崩莫殯而告固已謬矣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于經史尤可考

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
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則寅月
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
至雲夢而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山則其以十月爲正
朔而寅月起數如故也且秦史制書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若
商周秦必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
初仍秦正亦書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歷考甚明矣
且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奉鬯王祗見厥祖後復政厥辟亦曰
十二月朔奉鬯王歸于亳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
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卽位莫殯而告也夫殯有朝
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于殯側何待于祗見吳氏之辨
亦明矣太甲嗣仲壬而爲之服爲之後者爲之子也伊尹率見祖
廟而告之者嗣王方居廬也不言太甲祠而云伊尹祠者喪三年
不祭也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致意于湯者猶金縢徧告三王而獨
眷念于文王也不及外丙仲壬者此書本稱湯以訓太甲故爾愚
按蔡傳所論商周改正不改月其說詳矣然實未之深考而失之
也按春秋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
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其年六月日食而太史曰當夏之四
月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金
何也夫春秋及家語爲先聖之遺經太史爲當時治曆明時之掌

而左氏又爲先儒叙述本末之傳凡此皆非不可信之說而月數之改固瞭如矣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又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蓋周正之七八月爲夏正之五六月其時雨澤大故溝澮盈而或不雨而旱苗所以憂槁也若月數不改則七八月之雨豈反多于五六月而其時黍稷皆登稻亦將熟其憂旱亦豈更切于五六月乎孟子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惟周之十一月十二月爲夏之九月十月故急成橋梁以濟民若夏正之十一月十二月則豈有至此而始成橋梁之理是名爲濟民而其病民也抑久矣朱子註孟子各章及論經書皆稱改月蔡氏受業于朱子而爲此論亦何率也然則其引詩與史記又何以說耶曰此亦其未之考也詩人以夏正紀時與史氏別至歷代史記與一代國史亦自不同一代國史直書其所改之月數如春秋及左傳之屬皆書周正之月是也歷代長編若史記合皆以夏正之月起數不然則改元卽位月數盈縮不齊而讀史者亦爲之煥惑矣如此篇書十二月及史記十一月十月之屬是也蔡傳不明此例率爲牽引苟不辯而正之是舉其有功書傳之苦心將反爲之盡失也然則不改月數之說不可從矣而從其繼仲王而王之說何也程子云古人以歲爲年外丙方二歲仲王方四歲幼未卽位以故太甲繼湯而王此固先儒之說也何以亦不從之乎曰朱子孟子集註先載趙氏立二年立四年之說于前而次載程子幼

未卽位之說于後則固以趙氏爲長矣。况考竹書紀年云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卽位二年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卽位四年陟太甲名至元年辛巳卽位十二年陟其世次前後甚明而吳氏謂居湯之喪則日莫不必致祠殯側不煩祇見者此又辨正其爲居仲壬之喪之明驗也。凡治經者可考傳以明經不曰嗚呼古有夏先后可棄經以從傳故通考正之如右學者詳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亳。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故首以夏事告之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嗚條夏所宅亳湯所宅也哉始也言夏先后方懋厥德之時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而假手于成湯以誅之蓋造可攻之勢者由桀積惡于嗚條而我商乃始事于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都也。武而不殺言湯之德威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長上聲○初卽位之初也言王將繼嗣先王之

德不可不謹諸始而謹始之道在孝弟率天下而已蓋孝弟者人心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也立愛敬于此而形愛敬于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自家達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之謂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

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人紀通言三綱五常之實肇始

也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逆也先民猶前輩也若順也不逆是順樂善誠而人紀于是可修矣克明以盡臨下之道克忠以盡事上之心則所以修人紀者又不但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也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凡皆樂善之所迫而綱常之所以修而不墮者矣是以德日盛業日廣天命歸人心戴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與前既言桀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其所以倣太甲者益嚴以切矣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難看以臣易君何以爲忠乎忠以心不以迹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敷廣也言湯廣求賢哲以輔後替哉此所謂克忠也也制官刑倣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

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違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遠喪並去聲。官刑官風化也。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蕩也。其風蕩然而無度也。比之言昵也。頑童。所謂年少無知也。亂悖也。好惡惡所好。以爲風也。三風十愆之綱。十愆三風之目。卿士邦君。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又多乎哉。墨。墨刑也。具。悉也。臣不能正其君。下不能正其上者。加以墨刑。而童蒙始學之士。亦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正。已以正君也。當時太甲欲改度。縱敗禮。故伊尹見其微而拳拳及此。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謨。謀。洋洋。大孔。甚彰明也。承上文言太甲當以是三風十愆之訓。敬之于身。念而勿忘。知其謀之大而言之明也。此以祖訓申戒之也。常。定。作爲也。又言惟命不常。善惡各以類應。勿以小善而不爲也。萬邦之慶。不忽于小。勿以小惡而爲之也。厥

宗之隆不待于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微而可懼也此又以天命申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歷錄伊尹告太甲及太甲往復之辭凡分三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相屬成文若史家記傳之體也

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伊尹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以名其篇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此篇叙伊尹因太甲不率而放桐也篇凡三段首告以書而罔念次告以言而未變後乃放諸桐而率德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衡官名猶周之冢宰亦曰保衡阿衡即保也衡平也時伊尹為阿衡其後因以為

尹之號史臣錄其訓王之書而先言其不順者以發之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

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諫古是字左去聲辟音璧○前篇稱明言

以訓于王而此稱作書者訓以言而不率順故作書以戒也顧常目在之也天之明命謂天之命于我者也天命之為明命人受之為明德承奉宅居師眾也尹言成湯常目在此明命以敬奉天地神祇之屬惟天監觀厥德用膺天命以有天下安萬邦而我又身

能左右先王以居民衆故王今得以大承其基業此蓋首稱先德以勉之而下文因戒之也惟尹躬先見于西

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

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相並去聲辟音璧○西邑夏者夏都安邑在毫之西也周卽國語忠信爲

周之周施氏曰作僞心勞日拙則缺而不周作德心逸日休則周

而無缺是也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

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以夏桀爲戒當

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可也若君而不君則忝辱厥祖矣太甲之意

蓋以伊尹爲相我雖縱欲未遽危亡故伊王惟庸罔念聞庸常也

尹以相亦罔終深折之而破其所恃也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

常無所念聽以起下文也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

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覆音福○又稱乃言者訓以書而罔念復明言

以告之也昧昧明也謂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謂

大明其德也坐以待旦者行之迫旁求者求之周彥美士也言先

王孜孜爲善不遑寧處而又廣求俊彥以導子孫王其可顯顯

命以自取覆亡乎言至此不惟忝祖之恥而且有亡國之禍意益

保月峰云構法
記二簡而腹

切而言。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此探其病而切告之也。太甲欲敗度，益悲矣。長遠之圖，則所以儆其奢侈而要于可久者至矣。子曰：以約失者鮮，即此意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此承上文而因示之也。機，弩牙；括，矢括也。度，法；釋，發也。言虞人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釋之，則發乃無不中，而人君省躬宜若是也。欽，敬率循也。朕，尹自謂也。詞猶稱也。言欽厥止，以立其本，率乃祖攸行，以致其用，能如是，則近可克慰臣心，遠可有譽後世，而亦有省括于度之驗矣。安汝止者，聖人生而知之事。王未克變，史臣又言欽厥止者，賢人學而知之事。功異而理同也。王未克變，尹訓于太甲，而猶不能變其舊習也。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弼，世迷。也。習與性成，所謂習慣若自然也。狎，習也。弗順，謂不順義理之人。桐，湯墓也。伊尹言：太甲所為之不義，非性質使然，是乃習與性成，皆不順義理之人，蕙之耳。我不可使其狎習此人，惟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哀思興起，庶其告而訓之，不至終身迷惑而不悟也。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徂，往也。允，信也。

商書

太甲上

卷三

十

所謂有諸已之謂信也。蓋人之不善，必有從諛以導其非者。今既使其密邇先王，與廢善心，而兼絕其比黨，以革其汚染，此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此，結本篇以發次篇之義。

太甲中

篇凡二段，首迎王歸而示以匡民終德之大，畧次奉王命而示以協民懋德之詳節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三祀者，太甲終喪之明年也。服

謂衮冕服也。周禮：天子冕服有六，此蓋王除喪服吉而尹以衮冕之上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

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

實萬世無疆之休。

辟音璧。○匡，正也。辟，君也。臨也。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王不義有若性成，而天命

眷商，陰誘其衷以終厥德。庶君民相為一體，而萬世之休無王拜有窮極也。王改過之初，而首發此義，其喜懼交迫之意深矣。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

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

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背音佩○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

而不節則亂法度縱而不謹則陳禮儀度以事言禮以身言也速
思戾罪孽災追逃也克之言勝猶丹書敬勝怠義勝欲之意也惟
謀也謂往昔背違至訓不能自克于始庶賴救正以圖謀其終也
夫當太甲不惠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而及其改過之後
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是其德雖困而昔時今明如日月昏蝕
一復其舊而萬景俱新商周之際湯武不可及矣若太甲成王可
不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王也修身

則無敗度敗禮之失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成
于上民協于下惟明后則然此繫言以起下文也

先王子惠困

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俟我后后來無罰

此言

湯德所以協下也命猶令也並猶併也因窮之民惠之若子則心
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令無不得其懽心
併其當時諸侯與商為鄰者乃皆以先王為我君俟待其來而庶
其除酷虐而無罰也此即仲虺后來其蘇之意而先王之得民于
是可以推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
其本矣

湯有餘慶
伊尹有餘殃
故扶植焉

而無指 通篇
多例偶司氣調
平近宜都楚理
之辨其為偽撰
也

商書

卷三

十一

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此因告太甲以勉德也視效也惟亦思也湯之盤銘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烈祖之懋德如此王之德當一視乎烈祖而無怠頃刻也思孝則不違其先思恭則不忽其臣思明則不蔽于近思聰則不惑于邪德無不懋如此我且上承王休而無所厭數矣尹言至是幽明遠近忻合無間雖不言協下而協下在其中矣亦因以起下篇天民鬼神之意也

太甲下

此申誥太甲之詞篇凡三段首段惟天以下二節示王修德勵治而以敬仁誠為之本此千古天德王道

之大本也次段先王以下五節勸王法祖德而詳勉之末段弗慮以下二節勸王正主極而申戒之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申重艱難也言天民鬼神皆無常主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

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天謂之敬者天即理也及爾出往及爾游衍動靜作息皆敬所攝也民謂之仁者民猶子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疾痛疴癢皆仁所體也鬼神謂之誠者鬼神本誠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暗室屋漏皆誠所通也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

天之位其可易而爲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則一德而德惟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太過人者與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

明后

治去聲○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

而謂之道者治世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亂世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敗威殺等事而已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視乎所與始而與治固可以與終而與亂則亦必亡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爲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明而德加進矣此以上總發之也

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一以包二也先王勉敬其德德與天合今嗣有令緒庶

其監視于此乎此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遠也中庸曰君

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其取喻明切蓋取諸此此首勉以進學之序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

安厥位惟危

之也當思其難君位似安而毋安之也當思其危

逆於心者未始道也而必求諸道也
逆於志者未始道也而必求諸道也
逆於情者未始道也而必求諸道也
逆於理者未始道也而必求諸道也

尹子相言不己
利己者必能利
天者使功成
居者一正其
利者一正其
者安而不
日者不
故作書未竟
志三歲也

慎終于始此又勉以慎始之要道也人情執不欲善終者而安于
事之一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

勉以聽言之實心也直言人所難受矣言人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毋遽
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以上五者蓋皆欲王力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

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此以下又總結之也胡何也弗慮何得欲

大良善貞正也君者萬邦之儀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

居成功邦其永乎于休承上文言弗思弗為而安于縱弛則法固

亂之害甚于廢也又言成功不居寵利者蓋至是太甲德已進而

伊尹亦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與君臣各盡其

道邦國永信其休亦上篇承休罔戮之義也吳氏曰上篇稱嗣

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違背者辯言亂政疑太甲所失
在此而罔以寵利居成功尹之自處者已素
定矣下句既非泛論則上句必有為而發也

咸有一德

伊尹致政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

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篇凡三段首節叙陳戒之由也天

難謹以下四節為一段邇先王主臣一德以承天命之本次

今嗣王以下四節為一段勉王主臣一德以孚民志之實末

七世之廟二節為一段則又王德與民心相係之大畧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復還也告歸告老而歸私邑也德即所謂一德

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謀信也九有九

州也伊尹嘆息言惟天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惟君德有常則天

命亦常而保厥位若君德不常則天命即不常而九有以亡矣蓋

其以德為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

去猶如此

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

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胤猶常也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即所以常也神主謂百神之主享者

昭格之意也正正朔也承上文言夏桀之失天命者以無常德也而我商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以有天下而正

辨于是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

一德上既言威有一德而得天得民矣此又言天祐非私民歸德非求而惟一德是祐是歸者蓋反覆以明德字之責也

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二三雜而不一也僭差也德純則無往不吉德雜則無往不凶吉凶不僭而在人正以災祥所降皆在德也今嗣

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亦上文統發之也言王

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而新德要在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不雜是乃所以日新也任官惟賢才左右惟

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左爲並去聲右

謂輔弼大臣也一日惟賢才一日惟其人者賢者有德才者有能

庶官非賢能不任故曰惟賢才而大臣非庶官比其道大德隆蓋

非賢才之稱所可盡矣故不徒曰惟賢才而曰惟其人也爲上爲

德猶言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猶言宅師也臣之所係如此是必

艱于任用慎于聽察以防小人而可否相濟終始德無常師王善

如一以任君子而後君道盡也此勉以用人也

都楚詩云伊訓
以下五篇詳此
淺泛無古人塊然
沈冥之音列之焉
誓盟之詞絕不
類其非古書無
特也篇名曰有
一德似與校教
故曰有猶各
極一長云尔今

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此又勉以取善成德之本也師猶法也無常師謂不執乎一法也協合也德者

善之總善者德之分德散于萬不主善則無以悉一本之萬殊善原于一不協一則無以會萬殊之一本博而求之于不一之善約而會之于至一之德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與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惟此為精密

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綏安底定也先王之天祿寧烝嗚呼七世

民之生道厚此蓋一德之效驗而尹又舉以歆勉之也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長上聲七廟諸侯五廟舉上以見下

也凡廟親盡則祧必有德則別立廟而不祧如殷三宗周文武之屬是也故曰可以觀德萬夫之長者天子兆民諸侯萬民舉下以見上也凡政教修于上則民庶歸于下如湯其蘇之望文王孔邇之化是也故曰可以觀政尹子篇將終又嘆言德政之見于後世而服平當時如此而所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以倣勉之者亦見矣

威有一德

卷三

古

兩言皆從一意
則曰吾不合自
矜與湯成者此
徒二之語殆人
題能撰遺選
漢初時之云耳
孫月峰云
通篇多拗句
惟廣篇末賢
陳卓收似拙
而實順似拙
而實不工

郭經曾三讀此
章自知仲思浩
下詩言為廣
作古今文詞事
或得天壤意
屬何可相亂之
今三篇而次生
止一古中合雜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盡子忍在忍二反。廣猶大也。狹猶小也。言君民之

事使相需如此其勢雖有貴賤之殊而其情初無貴賤之間可知也蓋天以一理賦于萬物達于萬事人君必合兆民之心為心而後理無不明事無不立苟自大而狃人匹夫匹婦有不得自盡于上者則欲成厥功亦罔與之成矣尹于篇終深致其戒切之意而其言外則又舉其所謂一者而即民心而推廣之蓋道之全而治之極也嘗因是言以思純粹以精者一也悠久無間者一也統備無外者一也一者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體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而語其量則不可遺也咸有一德而三者之義悉備前此伏羲堯舜禹湯後此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祖甲之弟時盤庚都耿圮于河水謀欲遷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亦惑于利害不

適有居盤庚推天命之去留祖烈之興廢以深明不遷之害也上篇未遷時言中篇將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為盤庚之誥蓋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為一篇篇凡二段第一段首叙王籲眾之由而我王來三節示民以抗上不遷之害也第二段又叙王戒臣之由而格我眾二節惕臣

有次第遠毫末一
言如語詰合數萬
為一篇亦不營洛
一事也

以惑民不
遷之禍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顧音喻殷在河南

也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所居盤庚乃率呼衆憂之人出誓
言以詰而史氏首序之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前此惟
稱商自盤庚遷于殷于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愚按舊註率籲
衆感爲句今詳經文當以率籲衆爲句感出矢言爲句以中間保
后胥感推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
之可見

卜稽曰其如台盡于忍反台音夷我王猶言我先王也劉殺也

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于卜亦
曰此地無若我何則其不可居明矣此以下三節首言當如先王
之遷都以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遷殷也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茲指

也言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茲猶不敢常安而不常其邑
于今已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古之先王以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

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必敬天稽
上而仲丁河盪甲等篇固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
丁遷囂河盪甲遷相祖乙遷耿并盤庚遷殷爲五邦。然以下文今
不承于古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蓋祖
乙有兩。若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
業底綏四方。顛什也由者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藥譬殷也。言今
自耿遷殷若木之已仆而復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
命于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安四方乎。上二節言
不遷之害而此一節言遷之利。蓋反正相足之詞。○盤庚敷于
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
悉至于庭。敷音效。自此至終篇皆言教民由在位之意。而此節
叙其事以發端也。敷教乃汝服事歲規也。按上文盤庚
籲衆矢言則衆之當遷明矣。然耿地渴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其
小民苦于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不利于遷也。故胥動浮
言以惑小民而小民多不免畏憚間有審利害而欲遷者則又排
擊阻難而不能自達于上者。往往然矣。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
自在位始而其教亦非以一切之法制之也。惟舉先王舊常遷都
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因告之曰凡茲小民有欲遷而以言箴箴其

上者汝在位之臣母得遷絕而使不得自達也王
之教臣如此于是乃命臣民悉至于庭而告之
王若曰格汝衆

予告汝衆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
此也猷謀黜去康安也言汝當

謀去汝之私心毋得傲上之命而從已之安傲上則不肯遷從康
則不能遷二者皆所當黜也此以下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爲羣臣

而發以深明教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
民由在位之意

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

乃所訟
舊人謂世族舊家之人逸過也聒聒猶曉曉也訟猶言也
承上言先王亦惟是謀任舊人共政凡王有播告之修則

舊人奉承于內不隱匿其指以失君命而王用大敬其宣化于外
則又無逸肆其言以惑衆聽而民亦用丕變此先王舊人共政之

美也今爾內則不能宣上意外則不能達下情聒聒然多言凡起
信于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豈我所望

于世族舊家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

之人者哉
亦拙謀作乃逸
荒亂也舍猶匿也作猶成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
徙自荒亂于德惟汝實舍匿予一人之德意罔知

亦拙謀作乃逸
徙自荒亂于德惟汝實舍匿予一人之德意罔知

書盤庚上
卷三
夫

畏懼則然耳。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若網在成。汝之肆逸也。盤庚言此于衆。蓋語彌濫而意彌嚴矣。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下之從上。小之從大。申前無傲之戒也。力田則逢年。喻遷居。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雖勞。建家則安。申前從康之戒也。實德明其非偽。積德明其非淺也。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言汝等造言以惑下者。蓋惟以苟安一時爲德也。然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衆民。與汝之婚姻僚友乎。汝能勞而有功。此實德卽汝之所積也。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則汝德不惟施于民。庶婚友而乃不畏戎毒。且將默施于汝之孫子矣。此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戎大毒害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固有黍稷也。謂水災之爲害者。有如荼毒也。昏爾雅云。猶強也。人情巧者多薄。蠢者多強也。言汝不畏水災爲害之大。而憚勞不遷。如情農之自安。不力爲勞苦不事乃田畝。則安有黍稷之。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可望乎此。又喻言以申從康之害。生毒乃敗禍。茲先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

此段又極曲於却
杜生動其古與
在言句云云云在
音節

身何及相時。憐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辨予制乃短長之
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
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和猶勸也。吉言善
言也。先惡猶言始禍也。奉承恫苦也。言汝不動善言于衆小民。此
豈但毒灾于民哉。惟汝自生其毒。乃與禍作害。以自灾于厥身也。
汝既始禍于民。則自承受其苦。而汝雖悔于身。不可追矣。相視也。
儉巧也。其發有逸口。猶言其敢發有逸口乎。謂不敢肆為浮言也。
陷也。靖安也。又言相彼習巧小民。猶顧箴言而不敢肆為浮言也。
況我制爾生殺之命。乃遏正言。動浮論。恐衆以禍患陷衆于罪惡。
而毫不之畏乎。汝試觀火燎于原。勢焰雖盛而殄滅非難。苟至遲
是則惟汝衆自為不安。非我有過也。此又反覆以申傲上之害。遲
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任平聲。遲任古之賢人也。
人舊則習。故求舊器。舊則微
故求新。此蓋古語而引以誘勸舊人也。然所引人惟求舊亦但謂
求人于世臣舊家耳。即前文圖任舊人共政是也。或以求舊人為
求老成人。則舊人既為老成之人。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
下文又何云汝無侮老成人耶。

伊尹以耕耨告武王
其言甚淺而其意甚深
曰告我王曰商之亂也
其故久矣伊尹曰天下
下將治則人必尚行
天將亂則人必尚

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選與並去聲。宵相也。及猶共也。逸勤猶
言逸勞敢。即不敢也。非罰謂非所當罰也。言先王及汝祖父相與
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爾乎。方且世簡爾勞。不徹爾善
也。茲我大享先王。爾祖亦以功配食。則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
爾祖父之心矣。我如動用非罰。是乃動用非德也。即質之先王與
爾祖父。我敢平哉。此申明自作弗靖。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
非予有咎之意。其言蓋婉而彌切矣。
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
猷。難謂艱難也。即後篇告汝不易也。告之者。淳言恐沈于眾。民憚
于難。此發其病而藥之也。志謂志于中也。弱少之也。言汝之以
遷國為難久矣。我今告汝我之決于遷。若射之志于中也。今老成
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汝其可侮老而輕幼乎。當各謀長遠其居。勉
出汝力以聽謀于
我一人而可矣。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
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用罪猶言為惡。用德猶言為善
也。伐猶討也。言無有遠近親疎

言周公利成也。初，
金人所以反周，
也。其所以反周，
越遠者，天所以監
秦之失也。周公曰：無
以利周，命曰無利。
言此用之，可法。將相
功之少，又多有安
靜之吏，惴惴無
華，此其所以為
深月峰云云。言曰：最
要深月峰，故曰：最
更竟意，味婉妙。
命曰：玩越，愈出，成代
人雖指心，嘔肺，其
銀深年，不能出此
工即深矣。此一維
即徹，亦不能以此
咀嚼，可見古人種
種生，地先為方員
之至。

凡伐死彰善，惟視汝善惡如何耳。邦之善，惟汝衆人用德。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極言其信賞而必罰也。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

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恭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不可追悔矣。總上文之意以結之也。

盤庚中

篇分三段。首二節叙作誥之由，而總發之也。古我先

節為一段，以神明之責罰儆其遷也。而予誥爾三節，又為一段，直以即遷決之。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

藝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直當早反，造七到反。作起也。起而

也。謂大以誠相告也。造至也。勿猶未也。藝近也。民衆皆至，猶退在

下，未敢近前，而盤庚登進之也。此史氏因盤庚之繼誥而序之。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

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鮮上聲，承敬

也保合也猶體也浮勝也蘇氏曰古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言前
后無不惟民之敬苟民亦合體于后與憂其憂則雖有天時之災
鮮不以人力勝之矣此極言君民一體之意以見民之當敬也林
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而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
胥感民亦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
憂其憂也
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比毘至反。懷猶安也康卽從
康之康承上言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惟視民利
而用遷耳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乎凡我所以敬畏汝
而使之者惟喜與汝同安非爲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
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
從厥志籲呼也若射之有志君志也丕從厥志民志也言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
汝俾汝康其以大從爾志也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爲從厥
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
之所不言夫趨利而避害舍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
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若有不樂然耳使卽安危利害之
實而反求于心則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
固其所大欲者矣

困乃戚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
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乘平聲

瘳音抽○忱誠動感鞠窮也臭猶壞也稽察瘳愈也上文言先王
惟民之承而民保后胥感此上下相與安邦濟困之道也今我亦
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不憂我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敵誠以感于
我爾徒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也汝從上之
誠一有不屬是惟胥以及于沈弱而汝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
罔或稽察雖怨疾忿怒何損于困若乎
勸憂今其有今固後汝何生在上誕大上天也承上言汝不為長
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
大以憂而自勸矣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勸憂
之謂也自今以後天將棄汝汝有何生理于天平此二節極言不
遷之斷命于天蓋首尾相足之辭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
倚乃身遷乃心一謂一心也倚猶邪也迂猶僻也言爾民當一心
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
身迂汝之心使汝即予遷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遷
邪僻而遠中正也

畜養也言我還都以迎續汝命于天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
予豈以威脇汝哉用以畜養汝衆也
不克羞爾用懷爾然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卽上文所謂畜也言我
念先神后之勞爾先人今我大克羞養爾者
用懷念爾爲先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民之予孫故也
陳久也高后湯也崇大也耿圯而猶不遷是失于保民之政而久
于病民之地高后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爲而虐害我民乎蓋人
君不能爲民圖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
安是亦虐之也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比毘至反○生生謂以生理爲生也猷謀也先后猶高后也或曰
泛言商先王猶言古我前后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詞比同事也故
猶律書謀故之故爽失也迪避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
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于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事而
故有此失德乎則自上其罰汝而汝無能行避
以免也舊本自曰字以下語意蒙混今正之
古我先后既勞乃
祖乃父汝其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也斷音短○勞乃祖乃父猶言勞爾先也作我畜民猶言予不克羞爾也哉

害也緩猶引也遣也汝有所戕害在汝之心而我先后且遣命汝祖父汝祖父亦斷棄汝而不肯救汝之死也茲予有亂

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

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亂政謂變亂法度也一云亂猶治也具聚也乃祖乃父謂臣之祖父朕其祖父自稱也述

在位言臣子居位從政將正己以率物也而乃有亂政之臣參同曰其作大刑罰于我子孫以懲之乎是汝臣祖父亦導我高后大

乃崇降弗祥于汝臣也以上四節通言君與臣民之有罪我高后與爾臣民之祖父一以義斷之而無所赦而此節舊以為責其臣

之辭今味文義首曰茲予有亂政同位蓋對民責臣非直為羣臣言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

庚之時商俗既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特以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為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然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俗皆嚴敬鬼神商俗為甚故盤庚又歷以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

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易去聲○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也大恤

大憂也猷謀也從隨也中者極至之理也言今我告汝以艱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無相絕遠而有二心汝必分君所圖而其圖之分君所念而其念之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

乃有不吉不迪顛

則知遷都之議爲至正而不爲浮言所動矣

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剿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上種

聲○吉善迪道也剿肉刑也殄滅大辟也承上言民當各設中于汝心而乃有不善不道或隕越以逆上命或姦宄以掠民生者我則小而施之肉刑大而加以大辟令無遺育而母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育者生全之謂肉刑虧體大辟隕命皆絕生理故皆以無遺育爲言而于將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往新邑也

遷之時嚴勅之也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以汝遷而永立乃家則子孫世有生生之業矣

盤庚下

篇凡二段首節叙作誥之由也無誠怠以下六節爲一段以安民之意宣于衆以釋其疑也邦伯以下四

節又爲一段以安民之貴屬諸臣以杜其惑也

王伯言云新
所祖之云改
齊時新土也
近山河之馬
馬中三盤庚
居之其後居
都上之盤庚
居之時中富
下滿之盤庚
君持之盤庚
鄭大儒必有所
盤而書一盤庚
要也曰天其
命於茲新邑
息之運於
王其之矣唐
朴漢之部以
天地與之為
猶漢之文也
傷皆相之口
而吾難可與矣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莫定綏安爰於也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乃

明君臣上下之位以正之而慰臣民遷徙之勞以安之也此史氏因盤庚之終詰而序之也曰無戲怠懋建大

命命猶命脉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盡瘁赴功今予其

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其怒協比讒言

予一人比毘至反○敷布歷盡也百姓謂畿內臣民也上不追罪其下而下不舍怒修讒于上則心腹腎腸布而志咸諭矣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前王湯也前功

謂契以下也適于山者往于毫也毫地依山立政篇三毫註云東

成阜南轅轅西降谷是也契始居毫其功最多後屢遷而功乃替

先王欲多于前功故復往毫也降下也猶除也山地高今我民用

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承上言今耿為河

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是乃陷于凶德不肆上帝將復我高祖

而陳同父上書
孝朝六朝鈔
山川之興廢
通取之其言
此世道之有
同於氣運之
此書之
言未嘗不
不可不
與必重
疑天迷祖
刑罰之
神似字
民而
者而
失按
三十八
盤方
往交

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其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故今也高祖湯也亂治
也承上言蕩播如此故今上天將復我高祖之德而治及肆予冲
我國家我乃與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肆予冲
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弔音的○冲幼弔閔由自也靈謂神靈也
宏賁皆大也又承上言我非廢爾眾謀也乃謀及卜筮見閑于神
靈而得卜吉爾眾亦各非敢固違我卜也用能宏此大業而亦與
我冲人同謀共濟矣盤庚于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
委曲忠厚藹然于言辭之表于是大難定大業興而成湯之澤乃
益以永也盤庚呼那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
庚亦賢矣哉嗚呼那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
爾念敬我衆長上聲相去聲○隱痛也簡相閱視而相黨之也盤庚復嘆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庶幾皆有所隱痛于
心哉我當勉視爾汝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
以念敬我之民衆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
欽本節未詳舊謂肩任也敢猶力也鞠人孤幼當鞠養者謀人老
成善謀慮者言我不任用好貨殘民之人惟是力敬斯民生生
之道使凡孤弱及老成之各保其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石罔
居焉我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

有版之宗知有司
是是而不在于
即以此世為新而
遷此委之以去使
其意事未有不美
活者惟此意也
以故民不竟從
馬曰重耳由命
志行無違
遷都事出至公
同三子同言此疾
痛在身故捨去
唯恐不冬此意君
主用心也
其文皆註曲今三
復條理他明津
津曰明哲言已盡
而意不絕以神
也
天陽舒卷自
也

有弗欽

羞進也若如此也否不如此也言我進爾而告以志其如

當深念無有不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也

民功也式敬也于是終以聚貨戒之謀生勉之而又勉其敬布德
于民永任一心而不替也篇終之義益嚴而心益無窮矣蘇氏曰
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
不怨盤庚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耿圯當遷下雖逆命而
終引咎自責益開眾言以口舌而代斧鉞忠厚惻怛之至殷之所
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或以盤庚藉口何哉

說命上

說命高宗命傅說之言篇中命之曰以下是也猶微

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

古文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

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

臣下罔攸稟令

宅居也亮亦作諒陰古作闇先儒謂居憂而信默也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相

謂之梁闇謂廬也即依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所謂梁闇也宅憂

亮陰言宅憂于梁闇也按君薨百官總已聽于冢宰居憂亮陰不

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既免喪而猶弗言則過矣故羣臣嘆

怠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于天下今天子君臨

萬邦百官皆奉承法則苟服除不言則臣

下無所稟令矣蓋以其過于禮而諫之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

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

予言

台音夷○庸用賚賜弼輔也高宗用作書告于羣臣言以我

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

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思乃

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感然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說悅同○審詳也旁求求之非

一方也築版築也孟子舉于版築之間是也或曰築居也今人言

居猶謂之卜築也傅巖在虞號之間猶似也言詳所夢之人猶其

形象旁求于天下而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也于是立以爲

孫月三金
等之類
安隱其
賊家所
命代生
子中身
又似夢
名與經
書序三
辨矣即
事審象
可於陳
前董五
也伊川
於生造
途遇三
四三非

相也史記云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置諸左右文更詳備史臣將記高宗之命說而先叙之如此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台音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間也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處說以師傳之職而首命之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人君輔德頃刻不可無賢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三日雨為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至也三語雖平列然濟川切于礪金雨旱切于濟川一節深一節地

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匿沃朕心者溉我心而能厭飫也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

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己之行不審勢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

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辟音璧○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高后湯也說作相總百官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

宗欲其與之同心正救循先王之鳴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時是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程伊川字君明
采信自之也大有
同其故伊川曰靜
則自其觀此則
夢說三百信天
難往者二為言便
說則可不從漢
之於鄧禹言非
以善之乎二問
何者

也終嘆言之欲其
敬命而思終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

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從復還答也以木之不可不

也祇敬若順也王命欽予是命說答言王但當受言于己不必責
言于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王之美命如此誰敢不

敬順
之乎

說命中
說見
篇題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也長上聲○后王天子
也君公諸侯也師長

謂士也亂治也言明王奉順天道建設邦都立之王侯而承以卿
大夫士之屬者非徒以尊臨卑而泰然于民上也惟欲以治民而

已所謂以一人治天下而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
說受命而首發之得人君奉天出治之大指矣

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此承上奉天出治之意也時是憲法若順
乂治也言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

無他公而已。人君法天之聰明，以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
為聰明，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在筭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此約言圖治之目而以四

者為例也。言語以文身也，輕出則起羞，甲冑以衛身也，輕用則起
戎。二者所以為己當慮其患于人也。衣裳命有德也，在筭則不輕
予干戈討有罪也，省厥躬則不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惟治
用于已也。王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此統言致治之綱以得人

為要也。庶官謂冢宰以下六官之屬。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
而後爵之。六官及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與大夫士，所謂爵也。官
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
所以亂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若凶德之人雖
有過人之才，爵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此承四者之例而申其意也。善當乎理也。時措以宜也。應
亦不可及也。
欲當理而動，然動非其時猶失。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也。聖人本天而治，惟時而已。
聲○此承用人之要而推其意也。自有其善則已不惟事事乃其
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

有備有備無患

此又申四者之例之義也事事其事也張氏曰如修車馬備器械以事兵事則兵有備而外侮不

為憂簡稼從修稼政以事農事則農有備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

而水旱不能害所謂有備無患者類如此

非此又推用

人之要之意也無開寵幸而納人之侮無惟厥攸居恥過誤而遂己之非過誤出于偶然作非出于有意

政事惟醇

此又因四者之例而探其本也惟循思也居之言安謂安于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于勉強猶二也誠之于思

乃安得所止矣故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此又

政事醇而不雜也

者之例而舉其重也祭不欲黷黷則不敬固非所以事神矣禮不欲煩煩則不治事神不亦難乎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脫于俗說蓋

因其失而戒之如戒祖己祀無豐昵亦此類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

聞于行
旨美也苦甘旨之有味也服行良善也高宗美說之所言可為服行而又言使汝不善于言則我又何所聞于行乎
蓋高宗之悅而釋也如此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若散而說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與
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

不言有厥咎

此說因高宗之悅釋而進之也說言天下之理得于耳者非難行于身者為難若王忱信之則行亦不為

難而允可合德于先王矣王今亦慮信之不至而已倘王能信而說猶有不言則說為有罪耳王何以罔聞為患哉蓋自責而正以責王也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而將進以為學之方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說見篇題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

徂亳暨厥終罔顯

台音夷○甘盤臣名君奭篇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也遜退也高宗言我舊學于賢臣已而

遜退于荒野其後又居于河又往于亳而終無所顯明蓋歷叙其失時廢學以起下文之意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與此亦相應唐孔氏曰高爾惟宗為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故使居民間也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

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承上文自明求學之意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學以志爲定也。交修者不偏于一之義。范

氏曰。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君非師保莫輔。然麴多則苦。蘖多則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鹽梅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于君亦然。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當剛柔相調。可否相濟。然後成德。此交修之義也。邁行也。交修而無棄。則我能行爾所言矣。蓋深望其訓而修之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

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首呼王而告之者。林氏謂與益稷篇禹稱都帝同義是也。古訓。古先聖王

垂世立教之訓。如二典三謨之類。言人求多聞。惟以立事。然必學于古訓。以深識義理。然後有得。益求多聞者。資之人而學古訓者。取諸已也。彼事不師古而欲能長治久安者。豈說所聞哉。甚言其無此理以深勉之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承上言爲學者遜其志。

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于此。篤信而深念焉。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二計矣。此學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敦敦也。道積之得于已也。

立教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故教居學之半也典常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此又因學之得于己而極言之也或曰受教亦曰教教于爲學之道半之而已半須自得也此說極爲有味但說命三篇語皆平正的實不應此一語獨巧恐未必然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監之言法卽學也先王通謂古先王也成憲卽古訓也承上言于先王之成憲學而有獲者哉如是其將永無過愆而以立可大可久之業不難矣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也此蓋承上起下之意舊于上文外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別爲一義以上下文味之非是位以布衆職也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王德未立則賢有不得盡職者故相繼而言亦孟子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猶教也王承上言天下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言手足備而人乃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聖也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喻繼以翹藥鹽梅爲喻至此望益深而語益切矣昔先王保衡作我先王乃

初月峰三山記
子信古勿忘

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
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之長曰正先正猶言先世之公卿也保衡猶阿衡亦謂伊尹也作
興起也下文俾厥后佑我烈祖即所謂興起我先王也撻于市恥
之甚也不獲謂不得其所也烈祖湯也高宗言昔伊尹以輔王安
民自任如此故能佑佐其君至于功配上帝爾庶幾明以輔我無
使其專美于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
德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其心一也惟
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
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言君非賢不與其治賢非君不與其
食相遇若此其難則紹乃辟于先王
而永綏民者其望爾切矣敢者承天子之休命而不敢讓之詞對
者對于已揚者揚于衆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亦以伊尹
自在交勉不怠如此異時高宗爲商令主
傳說爲商賢佐而果無愧于湯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

高宗彤祭之日有雉雉之異祖已訓王而史氏錄
爲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逸書自有高宗之訓篇

故只以篇首四字各
之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彤音融雉音姬○彤祭之明日又祭之名脫

異也以篇末豐于昵推之此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格正也猶

蓋祭禘廟也序言湯廟者非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可也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

司敬民以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

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也言天監視下民禍

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

也意高宗以祈年請命為非時之祀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故為

言永年之道不言君而言民不敢斥君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

正者以格之不言君而言民不敢斥君也

既乎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台音夷○若順也聽服乎信也命猶

過者則天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誠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也而民乃曰妖孽其如我何也可乎哉夫典祀豐于昵以徽福不若

約于理者無時
逆利向京房
後知導洪範
為李義益
寧整馬
此。孫月
短又言小結
味。中。者。雅

新。三。之。四。伯
乃。之。也。之。夫。子
股。索。何。有。他。代。主
事。於。武。王。之。時
西。伯。時。侯。封。之。時
於。那。其。之。代。主
又。之。上。之。各。由。之

德也。說戒其瀆祭而猶吝改不聽罪也。今雖雉之異天既乎命正
厥德矣。使又從而為之詞將獲罪于天。禱之亦何益乎。宜祖已之
格之。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司主胤嗣也。言王

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典祀其可獨豐于昵。廟乎。故又即其事正之。

西伯戡黎。西伯謂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

鈇鉞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于是舉兵伐
之祖尹知周德曰盛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
庶幾王之改之亦誥體也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武王入商
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然
本篇戡黎自指文王也今文古文皆有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戡音堪。按篇中初不言戡黎史

祖姓伊名祖已後也奔告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

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相去聲。祖伊將言

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天訖殷命故特呼天

子以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元龜人龜也二者皆能先知吉凶而天既絕我殷命皆無敢知其吉者凶禍其必至矣是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乃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我後人淫戲用自絕于天耳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虞度也迪行也率典謂當率之常法也承上言王既自絕于天故天亦棄我殷不有康食而時介凶年不虞天性而民失恒心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孽今王其如台喪去聲台音夷○大命猶言顯命寶命重詞也孽至也史記大命胡不至是也承上言我民苦于酷虐無不欲我殷之亡若曰天何不降威于殷而有天命者猶不至乎苟天威降而大命至則今王其無如我何哉知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嘆息謂民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也紂命在天乎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也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耶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上言殷之即喪也指爾所為之孽其能

子以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元龜人龜也二者皆能先知吉凶而天既絕我殷命皆無敢知其吉者凶禍其必至矣是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乃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我後人淫戲用自絕于天耳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虞度也迪行也率典謂當率之常法也承上言王既自絕于天故天亦棄我殷不有康食而時介凶年不虞天性而民失恒心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孽今王其如台喪去聲台音夷○大命猶言顯命寶命重詞也孽至也史記大命胡不至是也承上言我民苦于酷虐無不欲我殷之亡若曰天何不降威于殷而有天命者猶不至乎苟天威降而大命至則今王其無如我何哉知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嘆息謂民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也紂命在天乎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也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耶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上言殷之即喪也指爾所為之孽其能

而世又有以此終之者
至任清而禍之夫
人情所當往而能
則為仁人義而不
而神則別為不德
彼一成一旅尚忠快
至文王有天下大半
建封國紂言紂不
心不三三三三三
十年以一日豈非
不稱西伯不為一國
而後紂西伯則為
文王者必別而為
也祖但告世無
微子紂不於用
嗚呼此大紂為紂
放書歸紂紂法
商所以亡也
三三三三三三
在上堂上三三三
河陰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

免戮于爾邦乎以見殷之即喪無容言但恐其即喪不止于喪而殺戮且隨之也稱殷邦為爾邦亦深痛之之辭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而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之不利于殷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然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于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于周故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于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于爵也微子名啓帝乙之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將亡謀于箕子比干而箕子告之去史錄其問答之語亦浩體也以篇首微子二字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

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少去聲底音止○父師三公之太師謂箕子也少師三孤之少師謂比干

也亂治也底遂陳于上未詳或曰底之言定謂底定四方也陳之言列謂陳列治功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四方念我祖成湯

動樂同。商。通。去。術。秋。人。道。三。侯。詩。方。伯。連。帥。不。於。故。而。到。微。龍。如。三。詩。作。意。亡。遠。寒。術。終。言。秋。兩。源。術。亡。亡。猶。商。亡。亡。也。泰。拔。上。堂。而。郭。通。言。唐。平。江。洋。湖。而。三。鎮。設。形。勢。一。可。忽。矣。孫。月。峰。云。傳。傳。與。前。亡。同。而。稍。加。漫。漫。

既定四方。遂陳列其功于上。而我乃沈酗于酒。用亂敗其德于下也。言我不言紂者。猶言我殷我子孫不忍斥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喪聲下同。罔不小大。猶言無小無大也。師法度軌也。言殷人無間小大。皆好爲草竊姦宄。雖上而卿士亦皆習爲不軌。凡有冒法之人。一無得正其罪者。于是小民益無畏懼。方且興起相爲仇怨。今綱紀蕩廢。其若水之茫無畔岸。然而殷之遂喪。乃至于此也。微子上陳先烈。下述世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如此。後之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其者微子更端之辭也。指示也。其語詞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告我。商顛隳。隳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亂之方。言我不言紂者亦上文之義也。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此下箕子之答辭也。王子微子也。毒害也。云天毒降災者。自紂一身言之。則紂

無道而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也其忠厚敬君而
不忍斥言紂之意蓋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同一義矣
荒猶荒亡之荒降災以荒殷邦而沈酗于酒方興而未乃罔畏畏
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意亦然乃罔畏畏
咈其耆長舊有位人長上聲。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咈
逆也。耆長老成人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
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今乃不畏其所當畏。凡老成及舊有位
之人皆咈逆而棄逐之。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是也。此答微子發
狂毫遜之語而咈視遜則甚矣。微子發問此條于後。今殷民乃攘
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牲音全。色純曰犧。體完曰
也。犧牲之牲。祭祀神示之物。體之最重者。商民相為攘竊以去。而
有司猶用容隱將而食之。初無災禍也。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
答微子草竊降監殷民。用又作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
召。又治也。猶事也。讎斂。若仇敵括飲之也。怠息瘠病也。言下視殷
民。其上惟事以讎斂括耳。上以讎斂下。則下亦以讎敵上是敵
讎。豈但在下哉。上于下且召之不息。而上下罪合為一矣。雖民商
生多病。又誰詔告之耶。此答微子相為敵讎之語。而本末較詳。商

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

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興起也迪行刻害也言商今有災我則起當其禍敗商若淪喪則我斷不

爲臣僕于他人也惟是商祀不可無人我告王子出行在外則祀可始存我舊以王子長且賢勸先王立子此言爲王所忌適以害子王子今若不去則禍必不免而我商之宗祀始隳而無所託矣至此始答其淪喪顛隳之語然箕子自言其義不可去而微子則義不可不去者蓋皆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其異事而同仁者權之亦切以至矣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靖安獻達也顧猶念也承上文言彼此去就各以自安以自達其志于先王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此

意上文已明而申言之如此者云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而其無愧于宗廟神明之義言彌切而心彌至矣按此篇微子謀于箕子比于箕子答如上文而比于獨無所言者比于益亦安于義之當死而不必復言與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孔子皆許之以仁所謂自靖自獻者卽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

郟壁衰經與觀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機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位而遯于外與武

又曰。而傳街壁之圖。皆後世假托言之。如孔叢所稱韓
非李音假以誣聖之語也。論微子之去者。并宜詳之。